



围炉岁月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向萍

冬日暖阳斜斜铺展，邀三五好友，寻一处山明水秀之地，围炉煮茶。透明茶壶中，茶叶舒展翻滚，漾开琥珀色的光晕；炉架上，花生的焦香与金橘的清甜缠绕交织，混着袅袅升腾的茶香，漫过肩头。品茶、闲谈、沐暖阳，惬意酣畅，其乐融融，这已然成为现代都市人逃离喧嚣的新潮流，却让我骤然想起小时候，那些清贫却滚烫的围炉时光。

1

孩童时的冬天，似乎比现在冷得更透彻。冬至一过，北风像带了刃，刮得人脸颊生疼。一双小手常常冻得彤红，手背肿得老高，活脱脱像发酵后的白面馒头；脚后跟和脚趾丫上，冻疮年年不请自来，先是发红发痒，痒得人忍不住蹭墙，严重时便会破皮溃烂，渗出血水与脓液，痛得连棉鞋都拉不上，只能踩着鞋帮子，一瘸一拐地挪动。

有一年，天气奇寒，父亲突发奇想：“咱们在堂屋挖个地火炉吧！”集镇小街的平房本就狭小，不比农村开阔，父亲要打造这么一个“嵌入式”火炉，在整条小巷里算得上头一份创举。说干就干，他找来黄土、青砖，在堂屋角落挖坑、留通风孔，一砖一土地砌起灶膛。这火炉格外特别，炉面与地面齐平，丝毫不占空间，既能烤火取暖，又能烧水煮饭，一物两用。待夏天来临，只需在上面搁一块木板或一方小桌，它便悄然隐身，丝毫不破坏堂屋的整洁和美观。

家里自从有了这口父亲亲手打造的地火炉，整个冬天便褪去了寒凉，多了许多趣味。第一次试火的场景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父亲找来稻草与木块引燃，可湿土砌成的灶膛和炉面不助燃，浓烟顺着炉口汩汩冒出，很快弥漫了整个堂屋，呛得我捂着鼻子直往外跑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

等我捏着鼻子再跑回来时，堂屋已然换了模样。角落的炉火里燃着一片猩红，碗口粗的灶膛中，火苗跳跃着、舒展着，像一群欢快的小精灵。父亲蹲在炉边，双手撑着膝盖，看着自己的杰作，眼角眉梢都堆着得意与自豪。“快来快来，这地火炉安逸得很，热和得很！”他摆好小板凳，一双布满老茧的粗糙手掌，在炉火上空弓成弧形，轻轻晃动着取暖。炉膛里的火光映在他脸上，把皱纹都熨得柔和了，格外慈祥。

往后的日子，父亲总会挑回不少粉末状的煤灰，堆在屋檐下。他将煤灰和上水、拌上黏土，反复揉搓均匀，再用手搓成鸭蛋大小的煤球，一溜溜排在墙根下晾晒。等煤球完全干透，就成了地火炉的专属燃料。只是煤球生火不易，每次都要铺一层稻草，一大把干柴打底，常常搞得一屋子浓烟，呛得人眼泪直流，燃烧时还总爱中途熄火，惹得父亲无奈地重新添柴、扇风。

后来，蜂窝煤诞生了，这可算是一大进步。圆柱形的蜂窝煤上均匀分布着12个小孔，比实心煤球疏松，更容易引燃。生火也变得快捷：只需到邻居家借一块燃着的蜂窝煤，轻轻搁在新煤上，对准煤孔，等煤底渐渐泛红，用火钳一夹，稳稳放进炉中，便能燃起熊熊火焰。

自从用上了蜂窝煤，地火炉就不用每天清晨重新生火了，省去了不少麻烦。父亲还琢磨出不少节能小妙招：每晚临睡前，他会给干燥的蜂窝煤洒上少许水，再将煤块错开煤孔放进炉中，最后在炉口盖上一块厚厚的铁片——铁片不能完全盖严，必须留一道细缝，这样既能减少空气流通，又能避免蜂窝煤夜间燃尽浪费。待到第二天清早，只需掀开铁片，用火钳将蜂窝煤对齐煤孔，火苗便会顺着孔道蹿起，新一天的烟火气就此升腾。

3

凛冽的寒冬里，地火炉的温暖愈发珍贵。它的周边永远萦绕着融融暖意，我放学归来，第一时间就会把冻僵的双脚踩在炉面上，一股热气顺着鞋底往上蹿，瞬间蔓延至全身。都说“寒从脚下起”，双脚一暖，整个人便像裹了层棉袄，即便屋外寒风呼啸，围在炉边的一家人，也自有一片温暖的岁月静好。

冬天的夜似乎格外漫长。忙完一天家务的母亲，会把围裙解下来围在腰间当围兜，兜里揣着要纳的鞋垫，我们姊

妹的旧衣旧裤。昏黄的灯泡挂在房梁上，光线像丝状的南瓜花，柔和地洒在母亲身上。她坐在炉边，低头挥舞着针线，银针在布料上一上一下，穿梭得格外专注。偶尔，她会把针头插进额前的头发里轻轻磨蹭几下，沾些发油润滑针鼻，随后又继续缝缝补补，把对家人的爱，一针一线缝进衣物里。

下班归来的父亲，则喜欢在炉边给我们捣鼓各种手工玩具。小时候的玩具，多半出自他的巧手：三滚子的滑板车、染了色的木手枪、呼呼生风的陀螺、叮当作响的铁环、毛茸茸的鸡毛毽子……他一边刨木、缠线，还一边给我们讲故事，讲他小时候放牛的趣事，讲他年轻时没文化带来的艰辛，讲他想读书却因父母早逝被迫辍学的无奈与遗憾。“万众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，这是只读了两册书的父亲，在炉火边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，字字句句，都烙进了我们心里。

我们几兄妹围在炉边，除了看书写字、温习功课，最开心的便是享受各种“炉边美味”。炉面上总摆着花生、南瓜子，还有煮熟后切成条的薯干，嚼起来又甜又有韧劲。父亲还总爱在地火炉的炭灰里，习惯性埋上几个洋芋或红苕。放学回家，我和弟弟就会急不可耐地蹲在炉边，用小木棍扒开滚烫的炭灰，把埋在里面的“宝贝”刨出来。拍掉表面的灰尘，小心翼翼地掰

开，淡红色的红苕芯丝丝缕缕散开，像一朵冒着热气的花，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足以慰藉每个馋嘴学娃的辘辘饥肠。

最令人难忘的，还要数腊月里的美好时光。家家户户开始灌香肠、备年货，父亲母亲和姐姐们围在桌边忙碌，切肉、拌料、灌肠，欢声笑语不断。我和弟弟两个小馋猫，早就拿着火钳候在炉边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夹起几块拌好作料的五花肉，就着炉火烤起来，美其名曰“先尝味”。火钳上的肉渐渐变深、缩小，发出“嗤嗤”的声响，偶有油脂滴进炭火里，瞬间升腾起一缕缕焦香。我们一边烤一边吃，一边笑一边扮各种怪相，辣味里带着甘甜，焦香裹着肉香，满屋子都氤氲着诱人的气息，那滋味，刻骨铭心。

除夕夜，更是离不开这炉火。一家人围炉而坐，谈天说地，从街坊邻里的趣事聊到新年准备的新衣新裤，从我们的学业聊到对来年的期盼。

如今，都市里的围炉煮茶精致雅致，却总少了些儿时的烟火气。那些围着地火炉的岁月，酸里裹着甜，苦中藏着暖，有说不完的家常，更有数不清的疼爱。那跳动的炉火，不仅温暖了清贫的童年，更照亮了往后的人生，成为我心中最柔软、最珍贵的念想。



来自红池坝的山中精灵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明芳

息——温润、甘醇，夹杂着泥土与草木深处的清芬。真正是党参的味道，刻在骨子的记忆、家宴的味道。他诧异极了，这属于故乡高山巅、云雾中的气味，怎会流淌在县城的人流中？鼻子和心灵，立马循着那无形风筝线般的香气奔去。

柏杨河静默地流。广场一角的菜市，热热的烟火气在蒸腾，像一个超级大的厨房。一个身影被顾客团团围着，他面前，一捆捆党参整理得齐整漂亮，棕黄的表皮沾着些许未净的泥土，像一个个在沉睡中初醒的胖娃娃。那声吆喝带着山里红事总管般的敞亮与穿透力：“红池坝新鲜党参下山，老母鸡等倒遭殃！”

人群里一阵善意的笑。一位干部模样的老人拈起一根，尺把长，敦实饱满，在手中掂了掂：“瞧这‘狮子头’，这隐隐的‘菊花心’，地道的大宁参。早年办党参节，要选‘参王’和‘皇后’呢。年轻时我在高山工作，冬天落雪，几天几夜下不了山。索性跟男主人一起围着柴火堂，用汽水慢蒸一锅党参土鸡，那香气，那滋补，回想起来，那种经历哪里是吃苦，分明是过冬的豪气。可惜再也回不去了，只有在梦里解解馋。”他的话，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山里与美食的匣子。

旁边戴眼镜的“土专家”接过话头，镜片后的目光热切：“党参喜欢云雾、大的温差、疏松肥沃的沙土，还要经够年份的低温

‘春化’，才能出好品质。古时候是贡品，如今是巫溪家宴一道新菜。”他说，自己从挖党参挣学费生活费，到种党参、研究党参，做梦都想把这“山中精灵”从悬崖峭壁请到人间餐桌，让这珍味人人都吃得起，还能解决气滞、咳嗽、头晕等一些小麻烦。

车中汉子的神魂却已飞回童年暑假的深山。那年他钻进挂满青苔的老林，扯回一种叶圆花如绿铃铛的藤子。母亲笑了：“你运气好，遇上党参了。它的香气，能飘几里远呢。”

那时候，高山上没有集市，孩子们的零食都是大山给的。他记得更清的是，国庆时摘下紫熟果子塞进嘴里的脆甜，是掰开后那挤挤挨挨、黑亮如眼眸的种子。这些种子在他心中野蛮生长，要是把自家菜园变成参地，实现“党参自由”，变出学费，帮助更多人——那这山，不就是金山了吗？

这梦想，一代代山里人都曾经拥有。爷爷那辈试过，可种子离了林间便蔫头耷脑；父亲这一代，开始根据土壤、朝向等琢磨它的脾性，在人工林下仿野生环境培育。他仿佛能看见，父亲看到春天密麻破土的苗苗时，那亮起来的眼神；搭架、追肥，看柔嫩触须攀爬，心也随着藤蔓抵达远方。然而，地老鼠总能精准盗走最肥的根，它们执念自己才是山里的主人，“十年都难磨成一剑”。

最终，“眼镜专家”这样的身影走入基地。他们遵从古老精灵的法则，在实验室

与天地间反复叩问，终于叩开了提高出苗率的大门。防治兽害、提升品质……关隘重重，却也一关关闯过。昔日的牧民、菜农，渐渐成了药农。那神秘的精灵，终于爱上了人们为它悉心准备的新家，在藤架上开出希望的花，在地下结出形似东北人参的果。

“怎么用好？怎么存得久不变质？”顾客的问候说明，只闻其香，却不知其究竟有多好。卖家殷勤解答：“先不要忙去掉泥土，晾至半干时药效口感最好，轻轻揉捏到绵软，再清洗冷藏。粗壮的泡酒，还可切片泡水当茶……”语气恳切，透露出山里人根子里的耿直：好的东西一定要更多的人知道，更多的人拥有。

不管今年小城的天空还会不会飘雪，雪下边的党参们都会睡上一个长长的美容觉。大寒已至，年就在眼前，“老母鸡遭殃”的吆喝里，含着一种共同的梦想、踏实的喜悦与幽默的温情。急匆匆赶回高山老家的人知道，这些风干的党参，将被带到不同的地方，在鼎锅、蒸盅或茶杯里重新苏醒，释放积蓄已久的山川精气与人间情意。

年的味道，故乡深处的味道，终将在年夜饭的热汤、热酒和热茶里相聚，香很久，很远。而山与人、与城、与诗和远方的故事，还在新的春天里，沿着藤蔓，继续生长。

